

第二章 陳立夫生平志業

第一節 家世師友

壹、家庭教育

陳立夫於一九〇〇年誕生於浙江吳興。原先的祖籍是河南鄭州，後來向東南遷至安徽，到了十七世紀，祖先的一支就到了吳興定居下來，因此都稱是浙江省吳興縣人氏。

陳立夫出生於清朝末年，當時受戰事影響，陳立夫的家境也曾一落千丈，幸因祖父經商事業成功，也改善了家人的生活。陳立夫的父親在家中排行老大，是前清廩貢生，當過私塾教師，熱心助人，曾擔任吳興縣商會會長，民國成立後，還擔任過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

勤勞節儉的婦德在陳立夫的母親身上一覽無遺，陳立夫的母親何氏，是吳興名門出身，自入陳氏家族後，可說是陳家的一家之主，全家大小事務都由何氏掌管，當然也包括家中的經濟大權。何氏對子女的管教相當嚴格，非常注重孩子們良好習慣的養成，雖然如此，也常於空閒講述歷史上偉人的故事，且對古籍的造詣很深，常以孔孟仁恕之道來教導孩子。

貳、叔侄情誼

二叔陳其美自幼志氣豪爽，英勇過人，毅然投入革命事業，協助 國父締造中華民國。陳其美的作為與人格，給了陳立夫極深刻的影響（陳立夫，1994：17）。若非陳其美之邀，陳立夫全家可能不會遷居上海，若不到上海，陳立夫可能無法接受新式教育，更不用說是留學美國。除此之外，陳立夫也非常佩服陳其美的特質，包括能不看鐘錶就可以正確說出時間，對時間的敏感度很強。還有陳其美接受正統教育不多，但自幼就有理想抱負，常用功自修，讀了很多書，信也寫得生動流暢，以致有機會接觸到政

治事物，陳其美非常支持教育工作，曾將自己弟弟爲他準備至日本留學的錢捐贈給一所即將關閉的學校，這樣的做風也影響了陳立夫日後致力於教育工作。

參、手足情深

陳果夫是陳立夫的大哥，可說是最照顧陳立夫的了。雖然兩人差距足有八歲，因母親何氏過世時陳立夫只有十二歲，因此大哥總以大人的態度來對待立夫。陳果夫較爲多愁善感，不僅勤學，在工作上也備爲勤奮，頗獲週遭人的喜愛。陳果夫雖然未受太多的教育，但只要有一些積蓄，就全數拿來買書，不逛街不遊玩，無不良嗜好，一有時間就是逛書店或舊書攤。

陳立夫就讀北洋大學時，除了因被推舉爲伙食管理委員而減付一些伙食費，其餘生活費全賴陳果夫的幫助，足見手足情深。其實早在陳立夫就讀南洋路礦學校時，陳果夫就成家了，在經濟拮据下，尚能照顧陳立夫的生活，真是難得。想想現今社會，長輩猶存，兄弟之間爲了爭家產而怒目相視。

爾後陳果夫秉其二叔陳其美之革命熱誠，加入了政黨的組織訓練工作，並於作，並於陳立夫由美學成返國時，將陳立夫力薦 蔣中正先生，當時蔣中正先生爲黃埔陸軍官校之校長，而陳立夫則擔任校長辦公廳之機要秘書。此後兄弟二人便在政治生涯上互相扶助，由於兄弟二人的情感甚篤，並在工作上懷有至誠之心，頗爲同事間的愛戴，有人爲了分化二人，誣指他們是 CC 黨，可說是無稽之談。

肆、私塾教育

早在陳立夫七歲入私塾唸書前，其母已開始教導他認字，並且認了好幾百個字，入學後，因記憶力特強，每回老師交代的背書，都能在短時間背誦完畢，並且流暢通順，很受老師的稱許。

陳立夫的啓蒙老師是沈先生，沈先生教導學生認識的第一本書是《小學》，內容是與生活有關的禮儀和行爲規範，也因此成爲陳立夫啓蒙的第一本書。沈先生教學認真，並相當嚴格，對學生要求很高，只要書沒背好，手掌心都會被處罰。雖然如此，沈先生的生活教育也影響了陳立夫。當時學制並未建立規模，私塾沒有固定的放假日，如果遇到老師心情好，就會向同學宣佈放假一天。有時在上課日會帶學生校外教學，就是帶學生爬山郊遊。雖然沈先生教學態度嚴肅，但心地善良，常會買活魚放生，並由學生與他一起做。陳立夫深受影響，在從事政黨工作時，也都戒慎嚴謹，但在對待下屬則非常照顧。

伍、新制教育

陳立夫遷居上海後，一直期待能再求學，新式學堂必須學英文，陳立夫乃先進旅滬公學夜校就讀，當時英文教師沈階，因陳立夫非常好學，乃悉心教導，彼此有著密切的師生關係，後來沈老師還成爲陳立夫的秘書。

從北洋大學畢業後，陳立夫一意想出國留學，但家中經濟環境不許可，而公費留學只有北方一個名額，後幸經一親戚資助，陪同親戚之子至美國讀書，乃有機會至匹茲堡大學攻讀碩士學位。當時採礦工程系主任是勃萊克教授，個人學識淵博，經驗豐富，並帶領同學實地勘察正在施教的課程單元，回校後學生要作成報告，使得學生的學習非常紮實，陳立夫也注意到美國教育非常重視與生活結合和實用性，也因此帶動了美國工業的發展。

陸、同窗好友

就讀北洋大學期間，陳立夫有幾位要好的同學，一位是曾養甫，一位是葉秀峰，一位是陳汝良，曾養甫待陳立夫如親兄弟般，每每遇到陳立夫有錯，總會直言相勸。後來曾養甫在一九二四年與陳立夫同時在美國獲得碩士學位。

第二位好友葉秀峰，是在大學暑假期間實地調查地質及礦產，大有斬獲，也使兩人的論文內非常豐富。

第三位好友是陳汝良，陳立夫曾於一夜間連續上吐下瀉，似乎是得了霍亂，陳立夫情急之下，閱一本小冊了，找到霍亂急救處方，乃如法泡製，沒想到陳汝良服用後，立即停止吐瀉，也因而獲救。陳汝良學的是土木工程，後來也在安徽本縣建造第一座水泥橋，工程設計期間，曾請陳立夫為其製圖。而陳立夫也曾替陳汝良父親所擔任總經理的泥廠繪製一張全圖，更加使陳立夫對水泥機器及製造過程非常了解，也使陳立夫對友誼更加的珍惜。

柒、任職教育部長

在一九三七年我國對日抗戰期間，陳立夫毅然扛下教育部長之重責，在期間完成了許多教育政策的推行，唯須感謝當時行政院長兼財政部長孔庸之。孔庸之非常信任陳立夫，舉凡陳立夫的建言都大凡都能採納，對於新方案的措施，也都非常支持，致使陳立夫在七年部長任內建樹良多。孔庸之以當時雖處抗戰維艱時期，卻不因財政之短絀而縮減對教育事業的熱愛。他認為國家要抗戰完成，須有對國家認同的青年，要讓年輕人對國家認同，就要教育他們。因此，不但未曾削減教育經費，還由國庫支給貸金，給戰區的青年就學，這不僅是孔庸之自己的抱負，也是陳立夫的理想，更使得熱衷教育工作的陳立夫感念他。

第二節 學思歷程

壹、接受儒家思想教育

對於二十世紀在台灣發揚儒家學說思想不得不推崇陳立夫。其實這與自幼即接受儒家思想教育有關，而陳立夫又發覺儒家學說對現代社會之影響很大，不僅是中國，還涵蓋了亞洲及西方國家。

自幼陳立夫的記憶力特強，每次老師要求的背書都能在短時間完成，並且毫無錯誤。也因此，在各樣事物的學習上，展現出濃厚的興趣，並且過目不易忘。其實陳立夫受母親何氏的影響很大，何氏從小就要求孩子要養成良好的習慣，並對任何事物都要嚴謹。何氏對中國古書的造詣很深，也常以孔孟的仁恕之道來教導小孩，陳立夫日後對推展孔孟思想，所受的影響實在很大。

七歲時陳立夫即入私塾就讀，除了背誦《小學》之外，還讀了《幼學》、《四書》、《五經》。因為陳立夫記憶力特強，小時候學的內容，到了成年依然能朗朗上口。爾後陳立夫著述了許多與孔孟思想有關的典籍，更看出陳立夫對孔孟之道的領悟。

在私塾求學期間，奠定了陳立夫儒家思想的基礎。而沈若臣就是此一私塾的老師，沈老師教學認真，對學生要求很高，只要沒有達到背書要求，就要處罰學生，但對於順利背完課文的同學，也會給予獎勵，而獎勵方式可以是讓學生放假休息或早日下課回家。對於讀書不認真或表現不理想的學生，就會要求學生留下來，直到有所領悟才放准回家，宛如現在的課後輔導。然而，雖說大家讀的都是中國古代書籍，但有人唸《論語》，有人讀《孟子》，甚至有些還讀到商務印書館的新式教科書，足見沈老師之教學用心，因材施教。這樣的影響，可從一九三七年對日本抗戰開始，在八年期間陳立夫就當了七年的教育部長，並且增設學校，改進入學考試制度，增加教育內容，許多的教育政策改變，也都是因應日益增多的學生人數。而除了對中小學的監督之外，還增設專科學校和大學，以應社會大眾不同的

需求。

貳、立定志向

西元一九一一年，由於陳立夫的二叔陳其美因革命事業遷居上海，乃邀請陳立夫全家至上海，此時此刻，也正是陳立夫的轉捩點，來到了上海，接受了新式教育，增加了個人閱歷，更激發陳立夫報效國家的決心。到了上海，陳立夫曾參觀其大舅所擔任經理的絲廠，也引發陳立夫對機器的興趣，也促使陳立夫日後在求學歷程中以理工課程為主。

在移居上海後，陳立夫也已十一歲，因非常好學，乃進入旅滬公學夜校就讀，藉此將英文基礎建立起來。後來經由努力考進了南洋路礦學校，由於英文程度不足，先行就讀中學預備班，此時，數學往往能獲得較高的成績，但英文學起來卻吃力許多。經過嚴格的預備班課程後，陳立夫順利進入南洋路礦學校就讀。在校期間，陳立夫的數學、物理、化學都常常拿高分，每學期的平均分數都高達九十五分以上，可見陳立夫非常珍惜擁有就學的機會，在學習過程中都非常認真。

自陳立夫居住上海一段日子後，便立志學習工礦，希望自己將來能當工程師，當初也曾參觀上海的若干工廠，因此期望自己能以「工業建國」為己任，而工業的建立當時又須從煤礦入手，自此陳立夫即朝此一學習方向努力，不只在南洋路礦學校有很好的成績，畢業後還考入國立北洋大學採礦工程科。

參、專業學習

越是深造陳立夫家中的經濟環境越見艱苦，原本南洋路礦學校畢業，親友便為陳立夫找到一份鐵路局差事，但是學了新知識後，陳立夫求學的心更切，當時絲毫沒有就業的意願，反倒四處張羅如何進大學，以及比較大學間的學費誰最便宜，最後在眾多競爭者中，陳立夫在好幾百人中只錄

取四十五人的名額上，以第五名被錄取大學（陳立夫，1994：23）。

西元一九一七年，當時北洋大學的採礦、冶金、土木等科系頗負盛名，想進該校就讀的人很多，陳立夫以居住南方遠至北方報考，還能在入學的名次排前五名，實非易事。在讀了兩年的預科後，正式進入礦冶系完成學業。在該校可免費提供課本和實驗設備，給予學生非常良好的學習環境。陳立夫的父親也將自己僅存的積蓄拿出，作為陳立夫的生活費用，由於陳立夫有著自己既定的目標，加上百折不撓的學習毅力，自信能咬緊牙關，亦步亦趨的走下去，以不負大家對他的期望。

我認為陳立夫所唸的學校之所以稱為北洋大學，大概是因為大部份的教師是美國人吧。只要是美國教授的課程，全都以英語教學，連中國教授也都講英文，當然，雖然陳立夫在中學已學過英語，但稍嫌不足，因此更加倍用功讀書，校方對學生要求甚嚴，只要有一科不及格就會被退學，益發讓陳立夫戒慎小心，努力向學。

陳立夫天性開朗樂觀，在學期間尤其熱愛運動，舉凡球類、徑類、國術都是陳立夫很有興趣的項目，也因此練就一身的健康，這也是為何能活過一世紀的原因吧。

其實除了校內教授的授課嚴謹之外，還有就是陳立夫能利用在學期間，能將自己所學應用在生活上，其間為了籌足學費，陳立夫曾為人測量三千多畝田地，一邊測量，一邊畫地籍圖，使課程學習與實作相結合，受用匪淺。再有就是畢業論文的撰寫，為了充實論文資料，與好友實地調查地質及礦產，雖然辛苦，但收獲非常多，以致論文內容非常充實並俱實用性。

肆、就業階段

在北洋大學期間，發生了五四運動（一九一九年），當時陳立夫負責校方日刊的出版與發行，常常忙著論報事宜。當中，陳立夫對新文化運動的作品雖有興趣，但因自身也歷經中國傳統教育，認為國家要站起來，需要自己傳統文化為支柱，如果只是一味要模仿外國而忽略自己國家的文化

價值，也未必會使國家強盛。到了二十一世紀，雖然各國接受科技文明的進步，但爲了凝聚自己國家的團結意識，還是不能否定自己文化傳統存在的重要性。自公職退下後，陳立夫撰述了許多發揚儒家學說的著作，並呼籲國人從孔孟的思想來解決社會所發生的失衡問題。

北洋大學畢業後，陳立夫愈覺得「學然後知不足」《禮記·學記》。更渴望能前往美國深造，當時因公費留學名額甚少，再加上陳立夫家境無法支持他出國唸書，因此尋求許多途徑來達成心願。正好有一位親友是家中獨子，其家長即委託陳立夫代爲照顧帶至美國求學，因此完成留學夢。

由於當時匹茲堡是美國工業重鎮，陳立夫乃選擇匹茲堡大學的煤礦工程學系爲深造學校。該校非常重視課程與實務的結合，在授課同時，都會帶學生實際至煤礦場上課，學習完成一單元後都要寫報告，因此能使學術專業和實際操作做驗證，其間收獲頗豐，更感受到美國教育的做中學與實用性。也因爲美國對實用科學的重視，使美國在工業發展上的速度超越西方其他國家。試想一個建國甚短的國家，能在二十世紀領導著民主政治的國家，這可是我們有著上千年的古文明國家所不及的。

一九二四年陳立夫與好友同時獲得了碩士，畢業後參加美國礦業局的訓練，訓練後須通過礦坑災變的考試，通過後才具有在煤礦業工作的資格，在此陳立夫都一一過關，順利完成測驗而取得證照。

陳立夫曾在回憶錄中談及美國教育之實用性，因此於學成返國後，陳立夫亦於工作之所需，自行研究許多協助提昇工作效率之發明，包括五筆檢字法、密電碼破譯法、密碼本保密法、公文查核法、密碼速譯機、簡速排字架、中文打字機、短波收發電報機、全國調查統計制度等。

第三節 志趣事業

壹、興趣培養

早在未入私塾就讀時，陳立夫就常聽母親何氏講歷史上的偉人故事也常聽到儒家的孔孟忠恕之道，後來陳立夫甚多與儒家思想有關的著作不無影響。自幼陳立夫受母親何氏的身教影響很深，陳立夫雖於十二歲時母親即離開人間，但在此之前母親的勤勞節儉，以及平日的樸實生活，對陳立夫也有著深遠的影響。例如陳立夫從政壇退出後，不因自己是礦冶碩士的學歷而棧戀政治職位，爾後且移居美國自行創業，過著簡樸的生活。

陳立夫曾於幼時參觀過舅舅任職的絲廠，引發對機器產生興趣，後來求學也都選擇理工課程學習，對理工的學習也都能輕鬆理解。

自成長求學階段，陳立夫一直對讀書很有興趣，由中學而後是大學，乃至美國碩士，不僅展現出陳立夫對學問無止境的追求，更看出陳立夫的毅力，能在當時困窘的家境，自食其力完成碩士學位，誠為可貴。及至退休後，陳立夫仍不斷鑽研儒家學說與中國醫學，真不枉一世紀的人生。

自陳立夫全家移居上海，因為住在英國租借，也因此常看到英國人欺侮中國人，感受到民族尊嚴受踐踏，也促使日後陳立夫毅然決然放棄自己的興趣而投入革命建國事業。

貳、投入國民革命

陳立夫自接受中學的新制教育後，對讀書的興趣越來越濃厚，因為自幼對課程的理解力甚強，對數理的課程亦能融會貫通，更使陳立夫不放棄數理的學習。當陳立夫立志報效國家，他認為要建國須由開發國家資源做起，而開發資源又須由礦業開發為基礎，因此希望能有更專精的礦冶技術為國家貢獻。從研究陳立夫的學習歷程，看出陳立夫一路走來都堅持專攻與礦業有關的課程，直至完成美國匹茲堡大學的礦冶碩士學位。陳立夫常

常談到，他以採礦的精神和方法，開採中國文化，不僅如此在我認為，他也開採了自己的潛能，協助 先總統蔣中正先生完成建國大志，間接地完成自己對國家的貢獻。

其實陳立夫一直在回憶錄中述及自己的興趣就是礦冶，然而自美返國後，因其兄長已先行投入國民革命工作，乃勸說陳立夫效法其二叔革命精神，為中國大局著想，陳立夫自此放棄自己熱愛的工業，從事軍事政治工作，雖然如此，陳立夫的工作態度絲毫沒有懈怠，以熱愛礦業的心志熱愛現行的工作。

這就是儒家文化使中國的知識份子，時刻不忘國家的命危及人民的疾苦，不論自己處境如何，首先想到的是國家的安危，人民的貧富（鮑風，2001：18），所呈現的特質，直到陳立夫百歲之時，仍不忘自己對礦冶的熱愛。

參、黨政工作

西元一九二六年回國後，陳立夫的第一份工作就是擔任黃埔軍校校長秘書，嚴格說來，等同於 先總統蔣中正先生的個人秘書。自完成北伐事業後，陳立夫便擔任中國國民黨秘書長，而一九三〇年協助正中書局的成立，出版中學教科書，此一制度維持了近七十年。直至一九三七年對日抗戰開始，陳立夫常常擔任居間調解，例如德國即曾派員勸說中日停戰，並希望陳立夫出面勸阻。但不知何故，臨危受命陳立夫於教育部長。